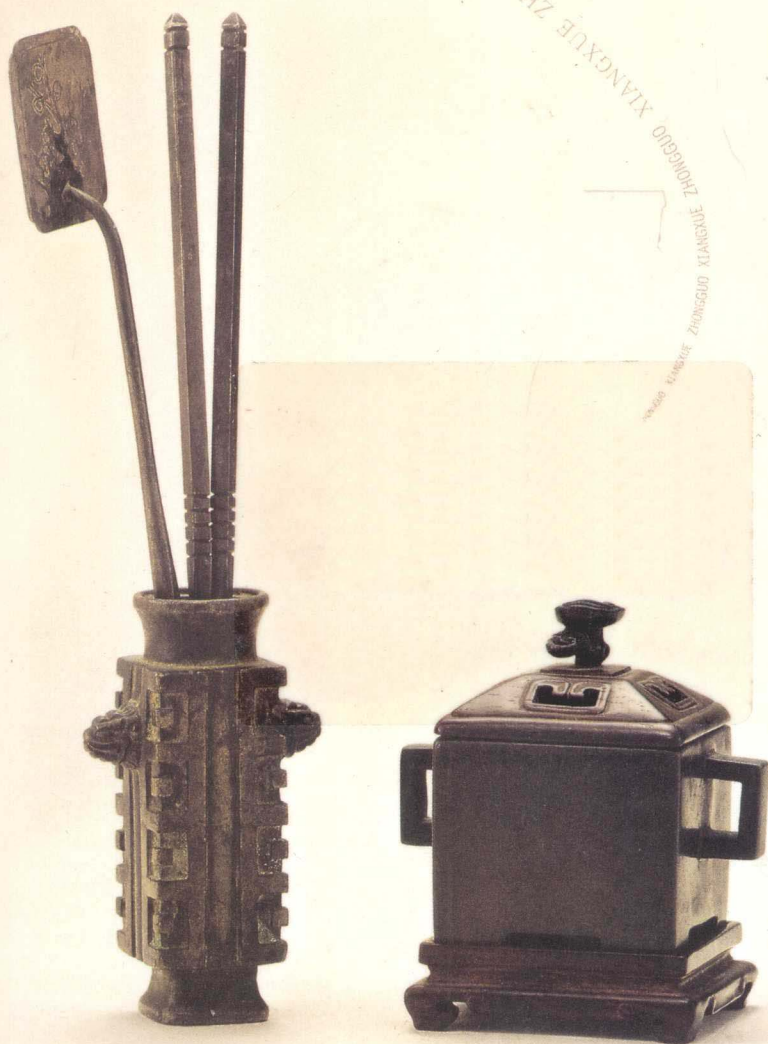


中國香學

賈天明 著



丁巳



中華書局
XINSHIJI
1990

中華書局

中國香學



贾天明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香学/贾天明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1

ISBN 978-7-101-09563-0

I.中… II.贾… III.香料-文化-中国 IV.TQ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235 号

书 名 中国香学
著 者 贾天明
责任编辑 刘树林
装帧设计 刘 洋 韩 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3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563-0
定 价 120.00 元

目 录

序言	1
慧眼与卓识(张晓武)	3
序言(赵明明)	5
自序	6
绪论	1
第一章 香学发展简史	1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用香	4
一、香之萌芽——先秦	4
二、香之初成——两汉用香	6
三、香之发展——魏晋南北朝用香	9
四、香之初盛——唐代用香	12
第二节 宋代的用香	18
一、用香风气炽盛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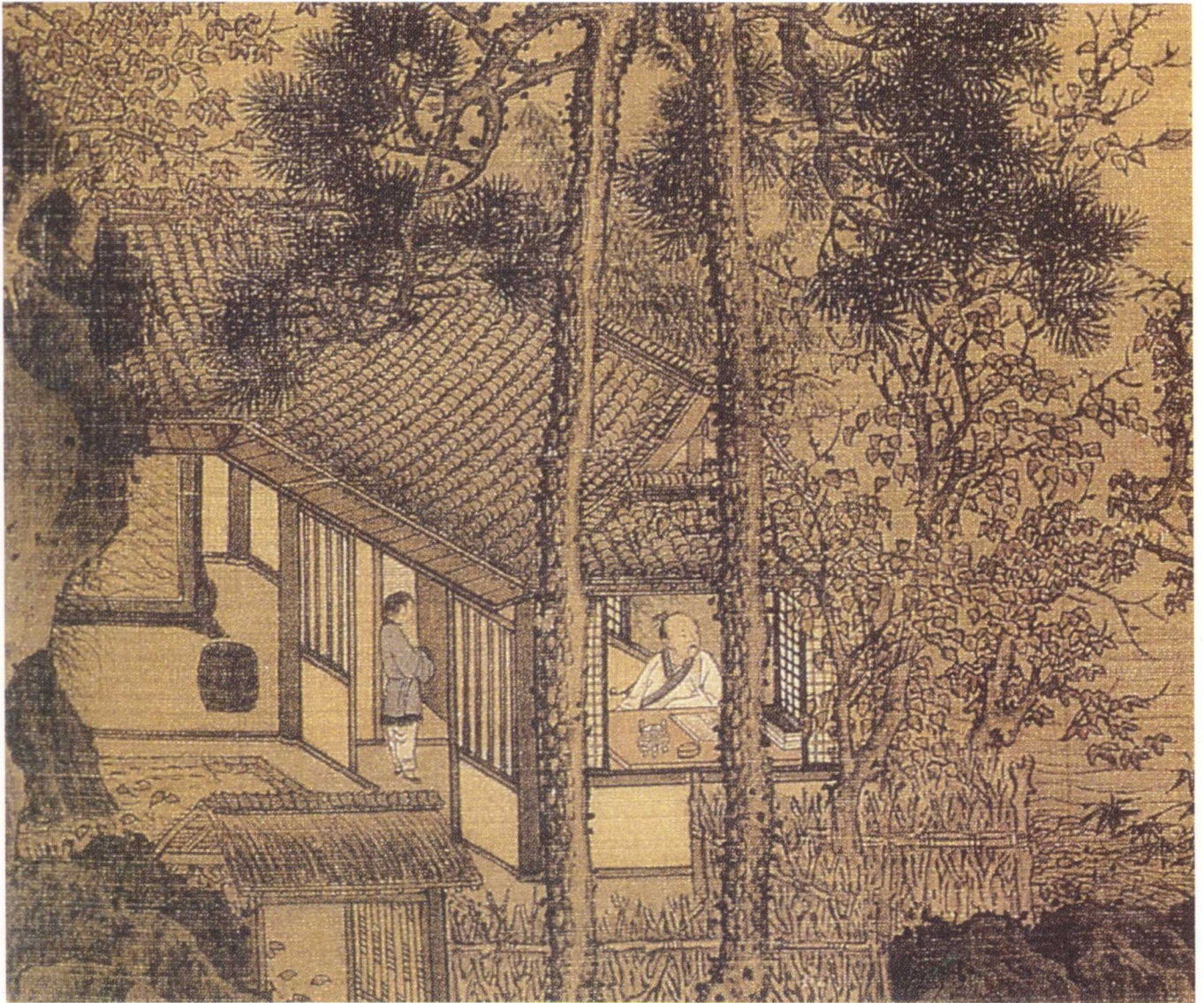
二、香料贸易兴盛	28
三、香具精巧实用	30
四、香学大家众多	31
五、品香方法和境界有重大提高	38
第三节 宋代以后的用香	41
一、宋风遗韵——元朝用香	41
二、流风延续——明朝用香	44
三、青山夕照——清朝用香	53
第二章 宋代以来国人对沉香气味爱好的嬗变	59
一、崖香风行两百年	61
二、登流眉沉香流行两世纪	62
三、占城奇楠长盛不衰	64
四、用香风尚更替的历史原因	66
第三章 香材	69
第一节 主要香材	71
一、沉香	71
二、檀香	100
第二节 配香类香材	102
一、龙涎香	102
二、麝香	103
三、安息香	103
四、苏合香	103
五、龙脑香	104
六、丁香	104

七、降真香	104
八、乳香	105
九、迷迭香	105
十、艾纳香	106
第四章 中国香席	107
一、香席的价值和意义	110
二、香席程序和仪轨	112
三、主香人（香艺师）香席操作的基本要求	116
四、香席雅集注意事项	118
五、品香过程中的“净鼻”（或称“洗鼻”）	118
六、品香的练习方式	119
附：香席过程中茶的搭配	121
第五章 香材搭配设计及选炉	125
一、香材搭配设计	128
二、香炉的选择	129
第六章 几种常见的用香方法	131
一、篆香	133
二、炷香	136
三、焚香	137
四、蒸香	137
第七章 合香	139
一、合香的类型和效果	142

二、历史沿革	142
三、香方	144
四、合香制作	151
五、合香的品闻	153
附：线香的品闻与鉴定	154
第八章 香与佛教	157
一、香之高贵	159
二、香之美妙	160
三、香之殊胜	161
四、香之仪轨	163
第九章 香与家居生活	165
一、香料与烹饪调味	167
二、香料与茶	168
三、香料与酒	170
四、香与家居环境	171
第十章 品香感悟与境界	173
一、品香感悟	175
二、品香境界	180
附：宋代香学大师生平及香学成就简介	183
参考书目	186

第一章

香学发展简史



宋 秋窗读《易》图

嘉此正器，
嶄岩若山。

上贯太华，
承以铜盘。

中有兰绮，
朱火青烟。

汉·刘向《博山香炉铭》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香学起源于殷商以至更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初步成形于两汉，高峰于宋代，没落于明清，回归于当代。香从早期的除味、沐浴、薰衣、祭祀、辟邪、医疗、饮食等用途，从气味满足感官所需，而发展到气味评定，更进一步延伸至静心澄道、鼻观养德的精神境界。中国香学的发展基本沿三条线索进行：一是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的赏香品香；二是生活用香（包括医疗用香）；三是宗教用香。三条线索时有交叉并列，但基本脉络清晰，交汇而又独立成章，共同推动了中国香学的发展。早期（唐以前）生活用香占主流，晚期赏香品香为主体。

从历史典籍资料来看，中国香学经历了一个由薰香到焚香，再由焚香到品香，并演变成香席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是先满足了嗅觉和视觉上的快感，然后向心灵的深度去探求，最后升华为一种知识性美感经验的完美过程。早期的焚香更多的是生理（祛除异味等）和心理（敬神祭祀以显心诚、重大礼仪场合以示隆重等）上的需求。宋明时期则逐渐增加更多的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因素。“香”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和平台，香席也不再是单纯的品闻香材，而是演变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成为上层社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追求人生品位的“雅事”。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用香

一、香之萌芽——先秦

中国香学的那缕馨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人们已经用燃烧柴木与其他祭品的方法祭祀天神。《尚书·舜典》对舜帝登基有一段记载：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岳，柴，望秩于山川，肆覲东后。

“柴”就是手持燃木的祭礼，是祭祀用香的形象注释。

四五千年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作为日常用品的陶薰炉。

叶廷珪《南蕃香录》云：“古者无香，燔柴炳萧尚气臭而已。”战国时期，薰炉及薰香风气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均有随身佩戴香物之风。香囊常称“容臭”，也称“佩帷”。香草、香囊既有装饰、香体之作用，又可祛秽防病，在湿热、多疫的南方地区，此风尤盛。《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缡，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少年人拜见长辈时既要衣冠整洁，还须佩戴香囊，以示恭敬。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戴江离和白芷，佩戴秋兰，从而显示高洁。《诗经》也大量写到了香草。

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期的薰香风气已经很流行了。出现了制作精良的薰炉，雕饰精细的铜炉，和早期的瓷炉。如陕西雍城曾出土凤鸟衔环铜薰炉，高34厘米，工艺精湛，造型奇特。江苏淮阴出土了战国鸟擎博山炉。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曾出土了“银鹰座带盖玉琮”（玉琮薰炉），研究者认为制造于战国时期。古代常将玉琮改造，加盖、加座、加内胆，制为高档香具。这些薰炉品级甚高，出土地域广泛，可知最迟在战国时，薰香已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



战国 凤鸟衔环铜薰炉



汉 博山炉

先秦时期，边疆与海外的香料（沉香、檀香、乳香等）尚未大量传入内地，薰香所使用的香料也以各地所产香草木为主。但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兰、蕙、艾萧（蒿科植物中有香味的品种）、郁（姜科姜黄属植物）、椒（芸香科花椒属植物）、芷、桂、木兰、辛夷、茅、麝香等等。

《诗经》、《楚辞》、《山海经》等都记载了很多芳香科植物。如《山海经》说：“（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靡芜，名杜衡。”又说：“（翠山）其阴多旄牛羚麝。”

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对香气的爱好是一种本性，香气与人的身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养生养性，从而初步形成“香气养性”的观念。《尚书·君陈》：“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唯馨。”意谓德行的馨香最高，非黍稷的香气可比。香物可陶冶性情，修炼意志。“佩服愈盛而明，志向愈修而洁”。屈原的《离骚》即表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西汉 鎏金银高柄竹节薰炉

香气养性的观念提炼出了薰香的真正价值,香气不只是“芬芳”“养鼻”,而且具有对内心滋养的作用。香气养性的观念对后世香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香学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

二、香之初成——两汉用香

秦的统一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西汉,国力日渐增长,版图不断扩大,汉朝已经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帝国。汉代文化也以其深厚底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香学在汉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两汉时期,薰香风气在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盛行,用于室内薰香、薰衣薰被、宴欢娱乐、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薰炉、薰笼等香具得到普遍使用,并且出现了以博山炉为代表的精美的高规格香具。产于边陲及域外的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多种香料大量进入中土。汉乐府诗记载:

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味香,迷迭艾纳及都梁。

可见五味香、迷迭、艾纳、都梁等香都是由域外传入。另一款名香“苏合香”也已经是西域的重要贡品。

迄今发掘的多个西汉中期王墓,如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了多件薰炉、薰笼等香具和香料。陕西茂陵陪冢出土的“鎏金银高柄竹节薰炉”(博山炉),底盘透雕两条蟠龙,龙口含竹节形炉柄,柄端三龙盘旋,龙头托顶炉腹,腹壁浮雕四条金龙,一炉九龙盘旋,属典型皇家器物。此炉先为汉武帝宫中使用,后赏赐给卫青和平阳公主。河北满城出土的驰名中外的“错金博山炉”更是雕镂精湛,华美异常。

武帝之后,皇室及各地王族的用香风气长盛不衰,香具也极为精美。《西京杂记》就记载汉成帝时有“五层金博山炉”、“九层博山炉”。《艺文类聚》记载东汉末期汉献帝宫中有“纯金香炉一枚”,“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贵人有铜香炉三十枚”。

汉代用香风盛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用香进入了宫廷礼制。《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奏事前,有“女侍执香炉烧薰”,奏事对答要“口含鸡

舌香”使口气芬芳。《通典·职官》载：“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后来，人们常以“含香”代指在朝为官或为人效力。

《汉官仪》还记载了一件十分有趣的和鸡舌香有关的事：侍中刁存“年老口臭”，桓帝赐他鸡舌香，令他含在口中。刁存没见过这种香，含之觉“辛螫”（鸡舌香使口气芬芳，但口舌有螫感）异常，以为桓帝以毒药赐死，惊慌失措，与家人诀别，后发觉口香，“咸嗤笑之，更为吞食，其意遂解”。

除了薰香、香囊、香枕、香口，宫中的香料还有更多用途。汉初即有“椒房”，以花椒和泥涂壁，取温暖多子之义，用作皇后居室。后世常用“椒房”代指皇后或后妃。帝王王族的丧葬也常用香料防腐。

香料大量增加。汉武帝雄才大略，击溃匈奴，统一西南、闽越、岭南等地，疆域空前，盛产香料的边陲地区进入了西汉版图。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使汉代的交通和贸易四通八达，源源不断地将边陲及域外香料输入中土内地。以沉香、青木香为代表的香料，可能在汉武帝时已经进入内地，至迟在西汉中期进入。海外香料苏合香、鸡舌香的传入，其记载可见于东汉的典籍史料。

东汉杨孚《异物志》即载有沉香（“木蜜”）：“木蜜香名曰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岁往看，岁月久，树材恶者腐败，唯中节坚直芬香者独在耳。”《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封赵飞燕为皇后于永始元年，同为宠妃的胞妹赵合德有书信记载送赵飞燕的三十五种贺礼，即有“青木香、沉木香”、“九真雄麝香”及“五层金博山香炉”。书中另记赵合德喜薰香，“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班固与弟超书》记载窦宪以高价从西域购买“苏合香”。

《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今广州）是“果布”的集散之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果布”就是龙脑香“果布婆律”（马来西亚语龙脑香的音译）的简称。

生活用香是汉代用香主流。薰衣薰被、居室薰香、宴饮薰香，被视为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或是祛秽、养生的方法。现在出土的香具中有许多是用于薰衣薰被（薰炉、薰笼），也有许多薰炉出土时位于墓葬的生活



南朝—初唐 博山炉



西汉 铜错金博山炉

区（包括更衣场所），是作为起居生活用品出现的，有的薰炉还与酒器、乐器放在一处，表明是为宴乐薰香所用。博山炉虽构图仙山神景、云雾缭绕，实则也为日常起居所用。

祛秽为汉代用香一大功用，《太平御览》卷九八一记载，诗人秦嘉给妻子徐淑寄香饼并附信曰：“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祛秽。”曹操也曾令家人“烧枫胶及薰草”为居室祛秽。

博山炉等香具盛行。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的博山炉，从西汉到南北朝的七百年间十分流行，多为王公贵族所用。包涵天地、山海、仙境等观念，是汉晋时品位最高的薰香器具，也是汉代工艺品的代表之作。西汉刘向有《薰炉铭》：“嘉此正器，嵒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

汉代薰炉数量多，种类异常丰富。陶炉、带釉陶炉、铜炉、玉炉已出现，器型有博山炉、鼎式炉、豆式炉等多种形式。这个时代的薰香，大多是直接烧薰，既有一种香材单焚，也有几种香材合烧。由于要在炉中放入木炭，所以一般炉的腹部较大，多带有炉盖。炉盖、炉壁、炉底开出许多小孔以助燃烧和散发香味。炉盖可以控制燃烧速度，防止火灰溢出。炉下的承盘贮水，既可承灰，亦可增加水汽，使香味润泽好闻。

汉代的香笼也非常盛行。香笼形如在薰炉外面再罩上一层竹笼（或玉、石等材质），衣物搭挂在竹笼上，既可添香，又能除秽、暖衣暖被，营造舒适温馨气氛，在上层社会甚为流行。

汉代已有“薰球”出现，《西京杂记》载，丁缓曾制出“被中香炉”，其发明者为更早的房风：“长安巧工丁缓者……又做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这是一种以银、铜等金属制成的小钵盂，球体依次有三层小球，每个小球都挂在一个转轴上（转轴与外层小球相连），最内层悬挂焚香。薰球转动时，在重力作用下，钵盂能始终保持平衡，香品不会倾出。薰球在唐代时盛行，一直到明清都有制作使用。

出现简单的合香。西汉早期已经出现混合薰烧多种香料的方法，还常常用多种香料调配香气。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就发现了混放高良姜、辛夷、茅香等香料的陶薰炉，这实际上就是合香的雏形。南越王墓中曾

出土四穴连体薰炉，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可同时焚烧四种香料。焚烧时，香味混合，造成实际上的合香，但一旦真正意义的合香出现，它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故汉以后，多穴香具已不再使用。

咏香诗文大量出现。气势壮美的西汉大赋常以香草香木为题材。司马相如《上林赋》就以华美的辞采描绘出遍地奇芳、令人神往的众香世界。在《子虚赋》里写云梦泽胜景，东有种种芳草奇葩：蕙草、杜衡、兰草、白芷、杜若、射干等等，北有嘉木奇树：楠木、樟木、桂树、花椒、木兰……《汉书·龚胜传》里有句云：“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感叹因有才能招致灾祸。

东汉后期，文人士大夫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生活和人生体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乐府诗和反映文人日常生活情感的散文，将汉代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在这批最早“人文觉醒”的诗歌散文中，出现了多首咏香佳作。如名篇《四坐且莫喧》、秦嘉夫妇往来书信、《艳歌行》、《行胡从何方》、《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等都涉及薰香。

《四坐且莫喧》文辞清新，写博山炉苍凉高古，颇具神韵：

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燃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叹。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孔雀东南飞》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之句。

诗人秦嘉、徐淑伉俪情深，书信往来，感人至深。桓帝时，秦嘉在外为官，徐淑在母亲家里养病。秦嘉寄赠明镜、宝钗、好香、素琴，并在信中言：“间得此镜，既明且好”，“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宝钗一双，好香四种，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娱耳。”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徐淑回信：“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后秦嘉赴京为官，不幸早亡，徐淑千里奔丧，悲郁而逝。《诗品》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佛教，在西汉时进入中国。佛教在坐禅、诵经、供奉时都要用香。早期的道教，也与香有深厚的渊源，它采用薰香、浴香的方式祭礼。道教《太平经》有：“夫精神，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这些也促进了香学的全面发展。

三、香之发展——魏晋南北朝用香

魏晋南北朝用香基本是汉代的延续。这个时代政局动荡，政治黑暗，但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领域

却异常活跃，“建安风骨”对中华文化影响巨大。这一时期，用香风气兴盛，香料种类和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多种香料配制而成的合香得到普遍使用。香文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宫廷和上流社会用香。六朝贵族用香风气盛于两汉。《晋书·王敦传》载：荆州刺史石崇，富甲天下，他在金谷别墅宴客时，厕所也泼洒沉香水、甲煎粉（香料）消除异味。厕内“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王敦却举止从容，“脱故着新，意色无忤”。晋《东宫旧事》：“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薰笼二，又大被薰笼三、衣薰笼三。”“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晋代的宫廷还把香炉及釜、枕等定为必有的随葬品。

曹操生性节俭，数禁家人薰香佩香：“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薰香。”“令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太平御览》卷九八一）。唐代陆龟蒙有诗记之：“魏武平生不好香，枫胶蕙烛洁宫房。”

曹操为示善意，曾向诸葛亮寄鸡舌香并附信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魏武帝集·与诸葛亮书》）

交趾太守士燮为讨好孙权，每年都向孙权进贡香料：“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龙眼之属，无岁不至。”（《三国志·吴志》）

曹操家族中，对香最痴迷者，非曹丕莫属。宋初李昉的《太平御览》曾记载：“魏文帝遣使于吴求雀头香。”他曾将来自大食国的迷迭香种于宫中庭院，并和曹植为其事作赋：“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写道：“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兰麝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可见其时香料的珍贵。

史上最有名的赠香之事为曹操的“分香卖履”。曹操临终遗嘱丧事从简，不封不树，不葬珍宝，并将自己留下的香料分与妻妾，让她们闲时制鞋而售，以资家用。《邺都故事》载：“魏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分香卖履典故令人感慨良多，可知当时名香堪比金玉，而寄托兴情，金玉有所不及。一世枭雄曹操临终对妻妾之挂念颇有几分动人，苏轼云：“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啜泣涕泣，留恋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孔北海赞并叙》）

南北朝时，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也要用香。如梁武帝在天监四年（505）的郊祭中用沉香祭天，用“上和香”祭地。

文人士大夫用香讲究。六朝时的上层社会注重仪容和风度，薰衣、佩香、敷粉十分流行。《颜氏家训》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